皇明史概

皇明大訓記卷之八

臣朱國禎輯

洪武十三年正月乙巳　上御奉天門選官謂侍臣曰人言天子居至尊之位操可致之權賞罰予奪得以自專朕則不然凡出一言行一事兢兢業業惟恐上違天命下拂人情况賞罰予奪國之大柄一有愛憎忿戾於其間則非大公至正之道是以此心斯須不敢忽也

〇二月辛未諭　皇太子諸王曰吾持身謹行汝輩所親見吾平日無優伶瞽近之狎無酣歌夜飲之娛正

宮無自縱之權妃嬪無寵幸之昵或有浮詞之婦察其言非即加詰責故各自修飭無有妒忌至若朝廷政事措于衆論参決可否惟善是從或燕閒之際一人之言尤加審察故言無僞聽政無阿私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慮患防危如履薄氷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猶恐不及故與爾等言之使知持守之法

〇三月壬辰朔命户部減蘇松嘉湖四府重租因諭曰天地生物所以養民上之取民不可盡其利也夫民猶樹也樹利土以生民利食以養養民而盡其利猶

種樹而去其土也比年蘇松各郡之民衣食不給皆為重租所困民困而官不知即是重賦而輕人亦猶虞人反裘而負薪徒惜其毛不知皮盡毛無所傅豈所以養民哉其賦之重者宜悉減之

○四月己丑命羣臣各舉所知諭曰天下賢才未嘗乏也謂皐夔稷契不復生方叔召虎不再出是薄天下之士也但世有升降故才有等差為人上者能用量才授職則無施不可蓋士之進退係乎國之治否吾以一人之智豈足以盡理天下必賴天下之賢然後足以有為爾等宜體此意各舉所知以聞

五月乙未詔曰朕以菲德託萬姓之上不期宰輔失
寄肆奸擅權使賢愚罹罪昧于知人實朕之過朕思
創業之初念生民之不易首誅奸惡鋤根剪蔓及其
餘黨刑僇之際于心未安今甲午時及中宵震讋身
股朕甚懼焉天下有罪自十惡外咸赦除之
辛丑侍臣有言近御史周某上言興利之事此人心
術不正宜明正其罪　上曰然朕已命黜之嘗思君
子得位欲行其道小人得位欲濟其私欲行道者心
存於天下國家欲濟私者心存於傷人害物夫知人
爲難而知言亦不易故聽納之際不可不審

○六月庚申朔　上謂侍臣曰人主能清心寡欲常不忘博施濟衆之意庶幾民被其澤侍臣對曰　陛下此心即天地之心也推人主之心無欲故能明所為事事事理則天下生民受其福　上曰人之不能明斷者誠以欲害之也然明斷亦不以急遽苛察為能苟見有未至反損人君之明求之太過則虧人君之量

○丙寅雷震奉天門　上避正殿罷諸王府造宮之役詔諫院官左右司諫各一人吞太師李善長等制曰朕弗克行仁乖上帝后土之好生負海嶽之呵護累

祖宗於地下致五雷奉命者跡殿廷雖不寧於此時
恐忽忘於永久卿請朝正殿朕不違羣情賴爾臣民
毋隱匡輔羣臣請今年天壽聖節受百官朝賀不許
又請制曰父母劬勞罔極是天當生之日痛心無已
所以來祀靜居無敢歌歡卿等數云夫下太平及朕
年固請稱賀今不違羣情毋致過奢惟儀爾體宵自
是在外諸司五品以上者聽表賀明歲爲始
○戊寅諭戶部曰曩者奸臣聚歛深爲民害税及天下
纎悉之物朕甚恥焉自今如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
車絲布之類皆勿税爾戶部其榜示天下使其周知

○湖州府長興縣民輸夏稅入京戶部擇其租且頑者得四百三十斤奏問將罪之　上曰小民艱苦如此若徵之而復加以罪則民愈困矣緣租豈無所用哉
命釋之

○九月丙午始置四輔官告太廟以王本杜佑龔斅為春官杜斅趙民望吳源為夏官勑曰昔之耕莘者為政社稷永[illegible]築巖者在朝君仁民康二臣繼出於殷商致君六百年之大業是賢者雖處同出異其忠君濟民之道則一朕政有未周化有未洽訪賢臣而求士故召[illegible]等來朝命為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

佐輔臂之次必欲德合天人均調四時以臻至治

○十月戊辰諭吏部曰天下之務非賢不治求賢之道非禮不行故湯致伊尹孫於三聘漢徵申公安車束帛近朝臣為朕舉賢朕皆徵用之所舉者多名實不稱徒應故事而已夫披沙將以求金掘井在於獲泉爲士期於得賢今所舉皆非豈昧於識人耶抑賢才之果難得也爾吏部其以朕意再諭天下有司盡心詢訪必求眞材以禮敦遣

○是月吏部引選國子學生二十四人命爲府州縣官上召至前諭之曰諸生皆學古入官夫爲臣之職事

若撫民二者而已然能盡撫民之心即所以盡事君之道故賢臣之事君也視君如親視國如家視民如子苟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知無不爲若避難而憚勞則事不立矣事不立則民失望國何賴焉爾等尚服朕言必思盡其職也

○日吏部奏天下郡縣所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才幹之士至京者八百六十餘人　上命各授以官因諭之曰人才少得全備如寬厚慈祥者使之長民勤敏通達者使之集事量能授官庶有成績若使才不稱職位不達才國家雖有褒德錄賢之

名而無代天理物之實非所以圖治也爾其審之

洪武十四年正月己丑與吏部臣論任官　上曰樹藝

非其土則不蕃授官非其才則不任任官當取方正

之士而邪佞者去之對曰人之邪正實亦難辯　上

曰衆人惡之一人悅之未必正也衆人悅之一人惡

之未必邪也蓋出於衆人為公論出於一人為私意

然正人所為治官事則不私其家在公門則不私其

利當公法則不私其親邪人反是此亦足辯

○丙申諭禮部臣曰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

至公無善而賞是謂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惡此不

足以為勸懲朕觀漢高帝斬丁公封雍齒唐太宗黜
權萬紀李仁發而賞魏徵之直皆至當可以服人所
謂賞一君子而人皆喜罰一小人而人皆懼朕於賞
罰未嘗敢輕若一時處分或有未當卿等宜明白執
論寧使賞厚于罰但不可濫及使小人僥倖耳
○乙巳以國子監助教趙新等為布政使諭曰今布政
司視古之州牧其任甚重所以重者何重在承流宣
化通達民情者也若上德不下究則鬱而不彰下情
不上達則塞而不通為政鬱塞則遠邇乖隔上下不
親得失無所聞美惡無所見弊政百出民不可得而

治矣卿等所學常懷致君澤民之志朕所以用卿等
冀儒術之有異於常人也尚宜勉之
○丁未近臣有言國家當理財以紓國用者　上曰天
地生財以養民故爲君者當以養民爲務夫節浮費
薄稅斂猶恐損人況重爲徵斂其誰不怨咨也近臣
復言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儲蓄而能爲國家者
上曰人君制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爲一家之計則積
財於一家人君爲天下之主當貯財於天下豈可塞
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東郭咸陽孔僅
之徒爲聚斂之臣剝民取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

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為戒

（）癸丑　上諭公侯及諸武臣曰吾觀自古將臣皆披堅執銳備歷勞苦以有爵位其後或驕惰恃功不循禮法致先人勤苦之業一旦傾敗蓋其不知讀書故也卿等皆有功身致爵位子孫世襲夫生長膏粱不知禮教習於驕惰鮮有不敗當念得之甚艱失之甚易令子弟入太學親明師賢士講求忠君親上之道鑒古人成敗之跡庶幾永保爵祿與國永久

（）丙辰詔求賢才曰自古有志之士屈身寒微之時未見其為賢智也一旦遇君則賢智稱焉朕皆詔求天

下賢才其來者雖衆而賢智者甚寡豈君子懷韜樻之志而内美不自見乎今再詔寰宇之内果有才高識廣之士隱於耕釣困於羈旅雖有至智不能自伸者有司以禮敦遣朕將尊顯之嗚呼智人洸光脊處寒微而閲世天地成人使之忍性而動心拂亂其所為斯世之上賢朕虛心延佇毋重自困焉

〇二月丁丑命禮部申明鄉飲酒禮　上謂禮官曰鄉飲之禮所以序尊卑別貴賤先王舉以教民使之隆愛敬識廉恥知禮讓也朕即位以來雖以舉行而鄉閭里社之間恐未徧習今時和年豐民間無事宜申

舉耆尊其府州縣則令長官主之鄉閭里社則賢而
長者主之年高有德者居上高年淳篤者次之以齒
為序其有違條犯法之人列于外坐同類者成席不
許雜於善良之中如此則家識廉恥人知禮讓而父
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順之道不待教而與所謂
宴安而不亂和樂而不流者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
知王道之易易致謂此也

○二月辛丑頒五經四書于北方學校　上謂廷臣曰
道之不明繇教之不行也夫五經載聖人之道者也
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無人非菽粟布帛則無以為

衣食非五經四書則無繇知道理北方自喪亂以來經籍殘缺學者雖有美質無所講明何繇知道今以五經四書頒賜之使其講習夫君子而知學則道與小人而知學則俗美他日收效必本於此

四月丙辰朔命國子生兼讀劉向說苑及律令因諭祭酒李敬曰士之爲學貴於知古今窮物理聖經賢傳學者所必習若說苑一書劉向之所論次多載前言往行善善惡惡昭然於方冊之間朕嘗於暇時觀之深有勸戒至於律令載國家法制參酌古今之宜觀之者亦可以遠刑辟卿以朕命導諸生讀經史之

暇兼讀說苑講律令必有所益

上諭刑部曰善名人之所慕惡名人之所恥凡爲仕者孰不欲保其爵祿哉善者以垂美稱然或一時差謬或爲所詿誤罹於刑憲雖悔無及朕審之近時所犯多出於此凡自今官吏有犯有罪復職書其過榜示其門使之自省若果能省身改過即爲除之有不悛者則論如律

○五月丙申刑部奏決重刑　上諭曰朕嘗命汝等凡有重獄必三覆奏以人命至重恐不得其情則刑罰濫及而死者不可復生也故必欲詳審今汝等槩以

重刑來奏其間固有瀆倫亂法罪不可原者亦有一時過誤情有可矜者必當分別若一槩言之則輕重不分矣自今凡十惡非常赦所原者則云重刑其餘雜犯死罪許聽收贖者毋槩言也

○九月辛丑勑刑部尚書胡濙等曰帝王撫臨百姓皆欲其從化至于刑罰不得已而用之故唐虞之法罪疑惟輕四凶之罪止于流竄今天下已安法令已定有司既不能宣明教化使民無犯及有小過或加以苛刻朕甚憫焉夫上有好生之德則下有爲善之心改過者多則輕生者少自今惟十惡眞犯者決之如

律其餘雜犯杖罪皆減欽論

〇丙午諭四輔臣王本等曰天道福善禍淫不言而見君有德則降祥以應之不德則降災以警之故天之於君猶父之於子子不善而父警之安敢不懼益謹懼無違猶慮有非常之災若恣肆不戒豈能免當然之禍朕與卿等皆宜慎之

〇十一月甲辰召吏部兵部諭之曰三代學者無所不習故其成材文武兼備後世九流判立士習始分服逢掖者或不閑於武略被介冑者或不通於經術兼之者惟達材乎三代而下若諸葛孔明羊祜杜預今

譬諸人有文有武雖槩一律然木直者可以中繩曲者可以中矩人有學問則亦何事不可爲也今武臣子弟朕嘗命之講學其間豈無聰明賢智有志於學者若槩視爲武人不用則失之矣

○乙巳蘇州府民有上治安六策者　上覽之以示近臣曰此人有忠君愛國之心但於理道未明耳蓋人主之心當以愛物爲主治國之道當以用賢爲先致治在得人不專恃法今此人首言用法不知務矣

洪武十五年正月丁亥　上諭羣臣曰朕統一天下於今十有五年夙夜靡寧誠以天下之大生齒之衆庶

事之繁日決萬幾苟有怠忽或一言不當貽四海之
憂或一事有失爲天下之患豈可不盡心乎朕與卿
等共理當各勤乃事體朕至懷
○己丑　上諭刑官曰方春萬物發生而無知之民乃
有犯法至死者雖有決不待時之律然於朕心有所
不忍其犯大辟者減死論徒論工部臣曰邊境
未寧兵甲未戢故集天下工匠隸事京師其中有以
疾病致死者不能歸葬誠可憫也爾工部即遣人收
其遺骸函送其家各以鈔七錠給其妻子瘞之著爲
令

○戊戌命天下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　上諭曰古之薦舉者以實不以名後世薦舉者徇名而遺實故往往治不如古朕效倣古制舉用賢才各因其器能而任使之庶幾求其實效今爾等來朝其各舉所知凡有一善可稱一才可錄者皆具實以聞朕將隨其才以擢用之無有所隱

○壬子河南水災命駙馬李祺等賑濟仍諭布政司各官曰大河之水天泉也非尋常之水若所在牧守心仁吏知律事則河蜿蜒東注無摧山裂石之勢若牧守包藏禍心吏不法以行事則河流洶湧駕洪濤於

于野魚鼈遊園林如此則牧守郡吏將必禍焉舊歲
河南來奏河水瀰漫數州皆徙民居田園爲之一空
朕日夜究心如此爲患水旣遠析民必流離將來田
園一空桑麻盡爲所蕩衣食旣缺何以立命況且東
作將興老幼艱辛今特命駙馬李祺齎朕勅命往所
災處優給其民雖未足盡償其失終可少解吾民之
若爾諸職事一如朕命奉行毋怠
(一)二月巳卯吏部奏引除縣官五十餘人　上悉召前
諭之曰縣官之職最親於民古之稱循吏者多繇此
出苟有善政及民而民稱之其名即傳於遠邇若寇

政害民而民怨之惡群亦不可掩也爲善爲惡朝廷公論有在爾等其慎之苟治民而有成績他日不患不至崇要也

○三月乙亥諭六部察院諸臣曰朕觀書以元首喻君股肱喻臣自古君臣本同一體若君獨用則臣職廢臣不任則君事勞君臣之間貴在一德以共濟天下朕所以懇懇與卿等言者以六部爲朕總理庶務都察院爲朕耳目與內外諸司事體相關當思盡心贊輔共成理道以安生民

○四月庚辰康州巡檢王德亨上言宗本階州界於西

我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於
朝　上謂戶部曰盡力求利商賈之所爲開邊啟釁
帝王之深戒今珍奇之産中國豈無朕悉閉絶之恐
此塗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爲害甚大況控制邊
境貴於安靖苟用兵爭利擾擾不休後雖悔之不可
追矣此人但知趨利不知有害豈可聽也
○丙戌詔天下通祀孔子賜學糧增師生廩膳因諭禮
部尚書劉仲質曰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教後世使君
君臣臣父父子子綱常以正彝倫攸敘其功參于天
地今天下郡縣廟學並建而報祀之禮止行京師豈

非闕典卿與儒臣共定釋奠禮儀頒之天下學校令
以每歲春秋仲月通祀孔子
○癸巳工部尚書薛祥奏飾東宮殿宇及公主府所用
青綠請令民採辦　上曰姑隨所有用之勿勞民也
祥曰庫藏所貯恐不足用且令其採納以價值給之
亦不傷民　上曰青綠產於深山窮谷民豈能自採
必待販鬻而後得之爾但知給以價值不知有司急
於取辦所費必多況貨殖之人乘時射利高價以售
民受驅迫者急於應辦轉相借貸其弊百端爲害滋
甚豈可以彩飾之故而重擾吾民乎

癸卯以儒士吳顒為國子監祭酒諭曰四方學者天下賢材所萃而四方之所取正必師道嚴而後模範正師道不立則教化不行天下四方何所取則卿宜崇重道義正身率下俾諸生有所模範若徒以文辭為務記誦為能則非所以教矣夫鐘鼓鳴則聞於遠德義著則人樂從爾其慎之勉副朕意

丙午戶部奏天下郡縣所進賦役黃冊丁糧之數類多錯誤請逮問之 上曰里胥或不諳書算致有錯誤若罪之則當逮者衆且以郡縣之廣人民賦稅之繁其間豈無誤者令官為給鈔市紙筆再造以進復

有錯誤然後罪之

○五月乙卯監察御史雷勵坐失入人徒罪　上責之曰朝廷所以使頑惡懾伏良善得所者在法耳少有偏重民無所守爾爲御史而執法不平何以激濁揚淸俾埋冤枉且徒罪尚可改正若死罪論決何以再生乎命法司論勵罪以戒深刻者

○乙丑　上命國子監祭先師孔子釋菜禮成諭學官曰中正之道無踰於儒上古聖人不以儒名而德行實儒後世儒之名立雖有儒名或無其實孔子生於周末身儒道行儒行立儒教率天下後世之人皆欲

其中正惜乎魯國君臣無能用之者當時獨一公父
文伯之母知其賢責其子之不能從則一國之君臣
可愧矣卿等爲師表正當以孔子之道爲教使諸生
咸趨于正則朝廷得人矣復命取尚書大禹皐陶謨
洪範親御講說反覆開諭群臣聞者莫不悚悅
○丙子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鎭地產鐵元時
嘗於此置鐵冶都提舉司總轄沙窩等八冶歲丁萬
五千戶歲收鐵百萬餘斤請如舊置爐冶鐵　上曰
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天下無遺利且不在官
則在民民得其利則利源通而有益於官官專其利

則利源塞而必損於民今各冶鐵數尚多軍需不乏而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之是又欲驅萬五千家於鐵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

○戊寅勑諭國子監生曰仲尼之道上師天子下教臣民自漢及今未有逾斯道而能久者朕統一寰宇君主斯民切惟學教國之首務乃今年春命工曹構廟學五越月而成於是轉選師儒教訓生徒期在育君子以履仲尼之道以助我後嗣治安天下蒼生苟教之不以其學學之不盡其心則恐養非君子用非賢人徒勞民供無益國家爾學者當謙恭恭謹存理義

之勇去血氣之稍持身謹四勿之訓積日經月諭歲不變所學則賢君子矣縣是出為國用致君堯舜濟民於雍熙顯揚其親永世不磨豈不偉哉宜體朕意立乃志務乃學正爾儀憤爾言勉務進修無間晝夜講於友必正道以相輔問於師必致恭而聽受有乖此禮者監丞糾之無怠

○七月庚戌　上諭翰林學士宋訥曰朕每觀尚書至敬授人時嘗歎敬天之事後世中主猶能知之敬民則鮮有知者蓋彼自謂崇高民皆事我分所當然故威嚴日重而恩禮寖薄所以然者只為視民輕也視

民輕則與已不相干而畔渙離散不難矣惟能知民與已相資則必無慢視之弊故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古帝王視民何嘗敢輕致天下長久以此而已

○解州儒學學正孫詢奏言稅使皆必責舊名必熹與故丞相胡惟庸善爲改今名乃其黨羽也又故元參政黎銘國初逃入王官谷爲道士後還俗爲聞喜縣社學師今爲儒學訓導嘗自稱老豪傑謗訕朝廷上曰詢不思以聖賢之道敎人而爲告訐之事豈儒者所爲置不問

○八月己卯有廣東儒士上治平策者　上覽之顧謂侍臣曰此人不識道理豈有泛濫千言論治平而不及用賢天下之大欲朕一人自理之乎雖五聖猶以用人為重爲胥謂人無足用也獨智自用所見者狹資賢而任所及者廣學士宋納對曰誠如　聖諭但賢才之在天下在上豈能周知必賴羣臣薦舉然後賢與否係乎舉之者何如耳　上曰小人所舉未必爲君子君子所舉未必爲小人故觀其舉者即可知其人之賢否矣

○己丑山東肥城縣知縣許好問言報國莫如薦賢獻

忠莫如進諫臣旣不能薦賢以報國敢不進言以獻
忠周有天下八百年秦併周爲正統合四十餘年而
漢興漢有天下四百餘年隋平陳混一天下甫二十
九年而唐興唐有天下二百八十八年元起沙漠入
主中國混一天下八十餘年而　聖朝隆興先儒云
凡能混一天下不及百年皆爲迭興之閏位乃知秦
爲漢閏隋爲唐閏元爲國朝之閏亦已明矣伏願
陛下愼刑罰明勸懲綏差徭容直諫致中和以丕顯
文明之治則　皇祚傳之萬世聖子神孫承繼於無
窮矣豈特八百年而已哉　上曰治亂相因盛衰有

時雖出於氣運一定之數然亦係人事之所致也莫問保民致治國祚靈長未有不係創業垂統爲子孫繼述之基本其所以速致亂亾者必反是要之祈天永命固有其道鑒之往古事有可徵妤問所言甚可取也

○貴州府同知安貞以擅造公宇器用爲吏所告湖廣按察司鞫之以聞　上遣使勑曰安貞有犯法司如律按之罔其職也然原貞之情非自私也房宇器用之物皆公家所需貞若遷他官而去必不以偕往今乃罪之是長猾吏告奸之風矣勑至貞復職械其吏

送京師

○十月丙申命刑部都察院斷事等官審錄囚徒　上曰人之隱曲難明獄之疑似難辨故往往有經審錄尋復反異蓋錄審刑者之失以至此耳故善理獄者在推至公之心擴至明之見則巧僞無所隱疑似無所惑自然訟平理直枉者得伸繫者得釋苟存心不公聽斷不明是猶舍衡以求平捨鑑以索照獄何繇得理事何繇能直今命爾等審錄囚徒務以公破私以明辨惑毋使巧爲繁滋而疑讞不決生者拘幽於囹圄死者受冤於地下非惟負朕慎刑之心實違上

天好生之意凡錄囚之際必預 先稽囚前牘詳審再
三其有所訴即與辨理具實以聞
○刑部尚書開濟奏曰欽惟聖明事從簡要今內外諸
司議刑奏劄動輒千萬言泛濫無紀失其本情況
聖主一日萬幾似此繁瑣何以悉究此皆胥吏不諳
大體苟非禁革習以成弊 上曰虛詞失實浮文亂
真朕甚厭之自今有以繁文出入人罪者罪之於是
命刑科會諸司定議成式榜示中外
癸卯北平民有爲人所誣逮至京者其子訴之事已
白刑部坐其子越訴都御史趙仁執奏 上曰子知

父究其恐無詞聽父誣伏豈得為孝子訴父枉出其
至情不可加罪
○湖州民進新栗慮有損別貯他栗為備中途私啓緘
視有損者易之及進所司以其竊啓封緘問坐棄毀
御用物當杖而徒　上曰原情無他若坐以此律是
以法傷人而不究其情也命釋之
○十一月壬戌　上命禮部臣修治國子監舊所藏書板
諭之曰古先聖賢立言以教後世所存者書而已朕
每觀書自覺有益嘗以諭徐達達亦好學親儒生襄
書自隨蓋讀書窮理於日用事物之間自然見得道

理分明所行不至差謬書之有益於人也如此今國子監舊藏書板多殘缺其令諸儒考補仍命工部督匠修治之庶有資於學者

○廣州左衛奏請今有司於民間造兵器給兵士以禦倭寇 上謂工部曰兵以衛民今欲禦寇而以兵器役民是民未被寇先有勞擾非所以安之也自今天下衛所兵器有缺宜以軍匠赴布政司聽其置局以民匠相參造之毋令衛所造作勞民

洪武十六年正月壬子諭刑部尚書開濟都御史詹徽等曰凡論囚須原其情不可深致人罪蓋人命至重

常存乎恕之心猶恐失之況深文乎非民有子犯法
當死者其父行賄求免御史就之欲論罪狀以生成
人之大故父子人之至情但知求子之生不顧理之
不可故但論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論決必[illegible]
詳讞後奏而行毋重傷人命
○二月乙亥　上覩唐太宗帝範謂侍臣曰此十二篇
省雖非帝王精微之道然語意備至曲盡物情使其
之子孫克守其言亦足爲訓自後女主預政有丕言
遵宦豎小惡有乖建親疏讒毀進有[illegible]
甚之讒佞者悦之驕奢淫佚者如[illegible]

行於天下閹豎小人朋比於國中卒召藩鎭之禍而唐祚遂衰有國家者其可不守祖宗之法乎

○庚辰諭皇太子諸王曰凡聽訟貴明不明則刑罰不中罪加良善人心怨咨有傷天和或有大獄必當詳審庶免構陷之非鍛鍊之弊又曰凡賞功要當則人心常服蓋賞與罰二事治天下之大權也

○三月庚戌上與侍臣論歷代創業及國祚修短侍臣皆曰前代祚運之長莫逾成周其次莫如漢諫議大夫唐鐸進曰三代以後起布衣而有天下者惟漢高帝及陛下而已陛下祖宗積德累善至於

陛下遂膺天命以臣觀之非漢高所及漢高除秦苛法雜霸道而不純　陛下去胡元弊政一復中國先王之舊所謂撥亂世反之正漢高帝不事詩書　陛下留心聖學告諭萬方自為制命卓然與典謨訓誥相表裏漢高初欲都洛陽聞婁敬之言始都關中　陛下一渡江即以金陵為定鼎之地為萬世之基固肇於此故非漢高所及　上曰周家自公劉后稷世積忠厚至文王三分有二武王始有天下若使其後君非成康臣非周召益修厥德則文武之業何能至八百歲之久乎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使吾後世子

孫皆如成康輔弼之臣皆如周召則可以祈天永命

國祚綿昌矣

○四月乙亥　上諭侍臣曰人君不能無好尚要當慎

之葢好功則貪名者進好財則言利者進好術則游

談者進好諛則巧佞者進夫偏於好者鮮有不累其

心　好功不如好德好財不如好廉好術不如好信

好諛不如好直夫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

有不亂所以不可不慎也

○刑部尚書開濟議法巧密　上覽而惡之曰刑罰之

設本以禁民爲非使之遠罪耳非以陷民也汝張此

密法以罔無知之民無乃用心太刻夫竭澤而魚害及鯤鮞焚林而田禍及麛鷇巧密之法百姓其能免乎此非朕所以望於汝也

○六月甲戌刑部尚書開濟等議定五六日旬時三審五覆之法　上曰天下之事不可徇名而失實當因名而責實近聞審覆之法但應旬時之名無曰今是昨非但謂大同小異審覆者未必盡其心告訴者未必盡其情朕深知其弊爾宜戒之

○辛巳與侍臣論用人之道　上曰人主以明爲治而不自用其明當取衆人之見以爲明夫爝火之微

勝於烈炬聚人之見必廣於一人故用天下之賢材以為治使天下之情幽隱畢達則明無不照而治道成矣苟自作聰明而不取衆長欲治道之成不可得也

○戊子諭廷臣曰讒人之能害國猶稂莠之能害苗故善治田者必去稂莠善治國者必去讒邪稂莠始生似真及其盛也則苗不能勝矣讒邪始言似忠及其久也則正人不能勝矣讒邪勝正人非國家美事人君知其然當力去之不然則根柢日深為害不淺

○戊戌上御謹身殿東閣大學士吳沉等進講周書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　上曰甚矣國家不可有小人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去少正卯沉進曰書言去邪勿疑所以深致其戒　上曰國家不幸有小人如人蓄毒藥不急去之必為身患小人巧於悅上恐於賊下人君若但喜其能順適己意任其所為而不問以為怨將在彼譬如犬馬傷人人不怨畜犬馬者乎沉曰小人中懷姦邪而其所言甚似忠信不可不察　上曰然小人善於逢迎彼知人主所樂為者不顧非義乃牽合傅會曰是不可不為知人主不樂為者不顧有亂於天下

國家亦率合傳會曰是不必爲此誠國之賊也自古以知人爲難而知言亦不易也

○七月庚戌　上謂侍臣曰自古王者之興未有不繇於勤儉其敗亡未有不繇於奢侈前代得失可爲明鑑後世昏庸之主縱欲敗度不知警戒卒至於危亡此深可慨歎大抵處心清淨則無欲無欲則無奢縱之患欲心一生則驕奢淫佚無所不至不旋踵而敗亡隨之矣朕每思念至此未嘗不惕然于心故必身先節儉以訓于下

○辛亥遣監察御史往浙江等處錄囚陛辭諭曰古人

有言議獄緩刑又曰無敢折獄人命至重必在詳審
不敢輕也夫刑當其罪猶在可矜若濫及非辜豈可
復悔草木微物有仁心者方長不折況於人而可忽
乎爾往慎之
○八月甲戌諭僉都御史詹徽等曰民之休戚係於牧
民者之賢否而咨詢得失激濁揚清則係乎風紀之
職近來人情習於故常政事安於苟且上下相蒙彼
此無恤乃至闔郡連歲不聞有所激勸或者乃云吏
稱民安豈知善惡貫於旌別舉措在於得宜今有司
受牧民之寄者豈皆舉職宜有以考察之其令御史

及按察司官巡歷郡縣凡官吏之賢否政事之得失
風俗之美惡軍民之利病悉宜究心若徇私背公矯
直沽名妄興大獄苛察瑣細遺姦不擒見善不舉皆
爲失職卿其宣布朕意令其知之

○辛巳 孝慈皇后小祥先是禮部奏令天下諸司致
祭 上曰此固禮也但儀物百費皆出於民道里往
來亦甚勞煩且 皇后在時嘗問朕曰天下之民安
乎朕曰爾問甚善然非不在爾后曰 陛下爲天下
父妾忝爲天下母天下之民皆子女也其安與否豈
可不知今言猶在耳而欲以小祥費天下民財甚非

后心共止之

九月甲辰勅諭戸部曰數年以來頗致豐稔聞民間尚有衣食不足者其故何也豈徭役繁重致然歟抑吏緣爲奸病吾民歟今歳豐猶如此使有荒歉又將何如四民之中惟農最苦有終歳勤謹不得食者其令有司務加存撫有非法苛刻者重罪之

十二月甲午上謂皇太子諸王曰純良之臣國之寶也殘暴之臣國之蠧也自古純良者爲君造福而殘暴者爲國致殃何謂純良處心公忠諭民愷悌雖材有不逮者亦不至于傷物所謂日計不足月計

有録者也何謂殘暴恣雎搏擊過事風生鍛鍊刑獄
掊克聚歛躁若快意一時而所傷甚多故武帝任張
湯而政事衰光武褒卓茂而王業盛此事甚明可爲
深戒
洪武十七年正月庚戌　上與翰林侍講學士李翀等
論武事翀曰用兵貴在任將　上曰任將之道固要
然必任之專信之篤而後可以成功昔齊用司馬穰
苴魏用樂羊可謂任之專信之篤故能有功若唐肅
宗用魚朝恩憲宗用吐突承璀爲監軍使諸將掣肘
以致敗事者是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故也又曰將帥

擇有識有謀有仁有勇者有識能察幾於未形有謀能制勝於未動有仁能得士心有勇能摧堅殺銳兼是四者庶可成功然亦在人君任之何如耳

三月甲辰　上諭侍臣曰天下無難治惟君臣同心一德則庶事理而兆民安矣唐虞三代之時君臣同心一德故能致雍熙太和之盛後世庸主治不師古君臣之間動相猜疑以致上下乖隔情意不孚君有所為而臣違之臣有所論而君拂之如此欲臻至治何可得也朕今簡用賢能以任天下之政思與卿等同心一德協於政治以康濟斯民卿等勉之以副朕

懷㩦臣 稽顙首謝

○丙寅建三法司于京城北太平門外諭曰肇法司於玄武之左鍾山之陰其所名者貫城凡法天之貫索也是星七宿如貫珠圜而成象乃天牢也若中虛而無凡星於內則刑官無私邪政平訟理故獄無囚人貫內空若凡星處其中而有數枚者則刑官非人若中有星明亮者則貴人無罪而獄今法司已法天道爾諸職事各司其事還有以身心法天道而行之耶若如天之所以獄清而無事心靜而祿安以玄武之澄波耿鍾山之蒼翠雖飛巢巔而走竄下亦莫潛毫

嵩洞見其貞智人居是能不開懷抱而長嘱終日以勝倡酬以快今生庶不負朕擧法司之所志也汝其敬哉

○四月庚午諭侍臣曰朕觀大學衍義一書有益於治道者多矣每每披閱便有徵省故令儒臣日與太子諸王講說使繼古驗今窮其得失大抵此書先經後史要領分明使人觀之易悟眞有國之龜鑑也

○壬午　上諭禮部臣曰州縣之官於民最親其賢不肖政事得失視民之安否可見朕常命縣考於州州考於府府考於布政司各以所臨精其考覈以憑其

陟昭示勸戒今上下之政惟務苟且縣之賢否州不
能知州之賢否府不能察府之賢否布政司不能察
善無所勸惡無所懲朕今命以八事爾禮部其爲榜
示天下其一州縣之官宜宣揚風紀撫字其民均賦
役恤窮困審冤抑禁盜賊時命里長告戒其里人各
行孝弟盡力南畝毋作非爲以罹刑罰行鄉飲酒禮
使知尊卑貴賤之體歲察其所行善惡而分別之其
二爲府官者當平其政令廉察屬官致治有方吏民
稱賢者優禮遇紀其善績其有闒茸及虐政病民
者惟則治之以法重則申聞黜罰然不得下侵其職

以撫吾民其三布政司官宜宣布德化覈府州縣能否詢察民風美惡及士習情僞奸弊甚者具聞鞫之如所治不公則從按察糾舉其四凡民有犯笞杖罪者縣自斷決具實以聞其五犯徒流罪者縣擬其罪申州若府以達布政司定擬其六有犯死罪者縣擬其罪申州若府以達布政司布政司達刑部定擬雜犯者准工贖罪其犯者奏聞遣官審決其七凡諸獄訟當詳審輕重按律決遣毋得淹禁其八民間詞訟務自下而上不許越訴以上八事頒布天下永爲遵守

○己丑 上謂諫議大夫唐鐸曰人有公私好惡不齊故其言有邪有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謗訕謗言近於忠訕言近於愛惟不惑於謗言則聽日聰而讒人自去不眩於訕言則智益明而佞人自絕矣鐸對曰聽言之難從古爲甚然惟不爲所眩惑則讒佞自遠陛下聖諭深得其情 上曰朕日總萬幾所行有得失非資人言何繇以知故廣開言路以來衆言言有善者則奬而行之言之非實亦不之罪惟讒諂面諛者決不可容也

○六月庚午 上御奉天門諭羣臣曰治天下之道稍

樂二者而已若通於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紀綱而立大中必禮樂並行然後教化醇一或者曰有禮樂不可無刑政朕觀刑政二者不過輔禮樂為治耳苟為治徒務刑政而遺禮樂在上者雖有威嚴之政必無和平之風在下者雖存苟免之心終無格非之誠大抵禮樂者治平之膏粱刑政者救弊之藥石卿等於政事之間宜知此意毋徒以禮樂為虛文也

(　)甲午諭禮部曰近命製大成樂器將以頒天下學校俾諸生習之以祀孔子朕思古人之樂所以防民欲

後世之樂所以縱民欲其故何也古樂之詩章和而正後世之歌詞淫以今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氣後世之律呂出人為智巧之私天時與地氣不審人聲與樂聲不比故雖以古之詩章用古之器數亦乖戾而不合陵犯而不倫矣乎擊之而不得於心口歌之而非出於志人與樂判然為二而欲以動天地格鬼神豈不難哉然其流已久救之甚難卿等宜究心於此俾樂成而頒之諸生得以肄習庶幾可以復古人之意

○七月戊戌勅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內官監文

交往來　上謂侍臣曰爲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前代人君不鑒於此縱宦寺與外臣交通覘視動靜貨緣爲奸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其爲害非細故也間有奮發欲去之者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歎也夫仁者治於未亂智者見於未形朕爲此禁所以戒未然耳

○戊戌　上御東閣翰林待詔朱善等侍　上曰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惡爲好惡則公以天下之智識爲智識則明又曰人之常情多矜已能多言人過君子則

不然揚人之善不矜巳之善貸人之過不貸巳之過
又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以應之萬方不可
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之善等頓首稱善
○丁未河南吏人上書言利民事所言卑陋又多撫拾
陳言　上謂羣臣曰謀國之道習於舊聞者當適時
宜狃于近俗者當計遠慮苟泥古而不通於今溺近
而忘於遠者皆非也故凡政事設施必欲有利於天
下可貽於後世不可苟且惟事目前葢國家之事所
係非小一令之善爲四海之福一令不善有無窮之
患不可不愼也

○壬子吏部奏考滿官二員敍錄當選 上曰任官之法考課爲重唐虞成周之時所以野無遺賢庶績咸熙者用此道也若百司之職賢否混淆無所懲勸則何以爲政故鑑物必資於明鏡考人當定以銓衡爾等考覈務存至公分別臧否必循名責實其政績有異者即超擢之庶幾賢者在位而人有所勸

○八月丙寅朔 上謂廷臣曰治天下者不盡人之財使人有餘財不盡人之力使人有餘力斯二者人皆知之至於不盡人之情使人得以適其情人或未知也大使人得以適其情者不以吾之所欲而妨人之

所欲蓋求遂吾之所欲者所求必得而所禁必行如此則人有不堪於是求有所不得禁有所不止則下之奉上者其情遏而上之待下者其情疎矣上下之情乖而國欲治者未之有也

○九月己未給事中張文輔言自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日之間內外諸司奏劄凡一千六百六十計三千三百九十一事上諭廷臣曰朕代天理物日總萬幾安敢憚勞但朕一人處此多務豈能一一周徧苟政事有失宜豈惟一民之害將爲天下之害豈惟一身之憂將爲四海之憂卿等能各勤厥職則庶

事未有不理

○庚申命戶部以山東之鹽召商中賣聽民買食尚書郭桓言青萊等府局鹽歲收課鈔動以萬計今若從民買食必虧課額　上曰天之生財本以養民國家禁防以制其欲息其爭耳苟便於民何拘細利求以利官必致損民宜從其便

○十月壬申廣東都司械送蠻寇餘黨九十餘人至京法司請治其罪　上曰蠻夷之人相煽為非一時詿誤若悉治其罪情有可矜然既獲其首惡者[illegible]從之人不必躬治其宥之又曰南人不耐寒命悉給冬衣

而避之

○閏十月癸丑命天下諸司刑獄皆屬刑部都察院詳議平允又送大理審覆然後決之其直隸諸府州刑獄自今亦準此令庶幾民無寃抑因謂刑官曰刑者人君用之以防民君之於民如天之於物天之道春生秋斂而論天之德則曰生君之道仁育義制而論君之德則曰仁夫王良善御豈在於箠策周公善治豈在於刑所謂刑者輔治之具是以用之不可不詳故每令三審五覆無非求其生而已

○乙丑　上御東閣從容謂侍臣曰責難之辭人所難

受明君受之為無難諂諛之語人所易從昏主信之為易入朕觀唐虞君臣賡歌責難之際氣象雍容後世以諂諛相勸如陳後主江總輩汙濊簡策貽譏千古此誠可為戒右春坊右贊善董倫對曰誠如 陛下所論惟明主則能慎擇 上曰責難不入於昏君而諂諛難動于明主人臣以道事君惟在守之以正若患得患失則無所不至矣

○十一月丙寅江西參議胡昱言納哈出竊據金山恃强為暴元嗣君帖古思帖木兒弱不能制名雖元臣實則跋扈然其麾下哈剌章蠻子阿納失里諸將各

相猜忌又勢孤援絕若發兵擊之可一舉而擒也
上曰利其弱而取之非武因其釁而乘之非仁納啗
出之爲人朕素知之不過假元世臣之名以威其衆
耳然人心外合內離亦豈能久今姑待之若其一旦
覺悟念昔釋歸之恩幡然而來不猶愈於用兵乎不
然爲惡不悛將自取覆滅爾言雖善然未可遽動是
元降將也
(　)庚午　上諭禮部曰近命遼東立學較或言邊境不
必建學夫聖人之教猶天也天有風雨霜露無所不
施聖人之教亦無往不行昔箕子居朝鮮施八條之

約故男遵禮義女尚貞信管寧居遼東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而民化其德曾謂邊境之民不可以教乎夫越與彝相去甚遠使越人而居彝久則必彝矣彝人而居越久則必越矣非人性有常熟之異風俗所移然也況武臣子弟久居邊境鮮聞禮教亦恐漸移其性今使之誦詩書習禮讓非但可以造就其才他日亦可資用

十二月己亥諭侍臣曰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朕屢敕有司舉來賢才而所薦者多非其人豈山林巖穴眞無賢者乎特在位者弗體朕意濫舉以塞責

耳昔常何薦馬周唐太宗嘉其有知人之明今薦舉者若能致一馬周朕豈愛爵賞惜無以副朕望者是以延佇之心朝夕不忘

洪武十八年二月庚申太傅魏公徐達既薨　上報朝愴然不樂謂羣臣曰朕起自徒步大將軍爲朕股肱心膂戮力行陣東征西討削平羣醜克濟大勳今邊胡未殄朕方倚任爲萬里長城之寄而太陰屢犯上將朕不意遽殞其命一旦至此大故天何奪吾良將之速朕夜來竟夕不寐欷歔流涕思盡心國家爲社稷之重安得復有斯人乃欲有以報之無所用其情

耳但著其勲烈宣宇金石永垂不朽使後世知斯人爲國之元勲也

○三月壬戌諭戸部曰善爲政者賦民而民不困役民而民不勞故民力紓則用足今天下有司能用心於賦役使民不至於勞困則民豈有不足田野豈有不安爭訟豈有不息官府豈有不清如此則民豈有不受其福者乎民既受福爲官長者亦得以享其福矣近來有司不以民爲心動卽厲民殘民者禍亦隨之苟能憂民之貧而慮民之困使民得以厚其生此可謂善爲政者爾等勉之

○癸亥與侍臣論漢之諸帝侍臣有言明帝亦聰明之主　上曰人主不以獨見爲明而以兼聽爲聰通於人情明於是非則聰明得其正矣若留肩於細故則未免苛察上苛察則下急迫反有累於聰明也

○辛巳諭兵部尚書溫祥卿曰天下所以不治者皆繇上下之情不通故也若使君德下流民情上達有不利便卽與更張天下豈有不治近聞北方遞運車每輛服三牛寒冬雨雪行路甚艱一牛有損一車遂廢有司責民償牛倍增其價民受其害宜令每車加給一牛以備倒死毋重傷吾民也

○四月乙未五色雲再見禮部請表賀諭曰天下康寧人無災害祥瑞之應固和氣所召昔舜有卿雲之歌在當時有元愷岳牧之賢相與共治雍熙之治厥德不逮治化未臻豈可遽以是受賀前代帝王喜言祥瑞臣下從而和之往往不知省惟以至災異之來不復能弭驕誇侈之心生則戒懼之志怠故鮮克終可以為戒

○五月辛酉朔御華蓋殿文淵閣大學士宋濂進講心箴畢　上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幾蓋仁愛之心生則忮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詖之心消羞惡之

心形則貪鄙之心絕忿慾之心萌則巧飾之心代故
人常持此心不可為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物
我之累矣
○戊寅謂侍臣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始退至午復出迨
暮乃罷日間所決事務恒默坐審思有未當者雖中
夜不寐籌慮得當然後就寢侍臣對曰　陛下勵精
圖治天下蒼生之福但聖體過勞　上曰吾豈好勞
而惡安向者天下未寧吾機不暇食倦不暇寢奬勵
將帥平定禍亂今天下已安四方無事高居晏樂亦
豈不可顧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衰者

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決於是甚可畏也

（戊子　上覽輿地圖侍臣有言今天下一統海外蠻夷無不向化輿地之廣誠古所未有　上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衆則撫摩難徧此正當戒慎天命人心惟德是視紂以天下而亡湯以七十里而興所繫在德豈在地之大小哉

（六月甲午廣西都司言頻年猺寇竊發皆因居近溪洞之民與之相通誘引爲患請先捕戮此輩庶絕其黨　上曰溪洞之民引誘猺獠爲寇此誠有之然其間豈無良善若一槩捕戮恐及無辜大抵馭蠻夷之

道惟當安近以來遠不可因惡以累善非實有左驗
不宜捕戮
○吏部引奏下第舉人除授教官　上諭之曰教學之
方非求速成譬之為層臺者必基於簣土行千里者
必始於跬步但當勉其勤力循序漸進自有其效若
急遽苟且未得於此即求於彼非但學者無益爾亦
徒勞矣且爾等年方壯處雖職在教人尤當自修夫
自修之道又須常存謙抑不可自滿即如工人習技
常見己不若人則所習益高常見人不若己則所習
益下汝其勉之

○七月丙子時州縣父老有詣闕上言縣官善政當罷任而舉留者　上賜手勑奬勵復職加賜衣幣侍臣曰縣令撫民職所當然　陛下加以厚恩待之至矣上曰郡縣之治自守令始朕向在民間常見縣官鄙儒者多迂而廢事縣吏者多奸而弄法蠹政厲民靡所不至遂致君德不宣政事日壞加以凶荒弱者不能聊生強者去而為盜此守令不得人之故也今縣官能為吾拊循百姓達吾愛養斯民之意得其歡心豈不深可嘉尚且為政以得民心為本既得民心則其去也民豈得不愛而留之不才者民疾之如仇讎

惟恐其去之不速豈肯留也即此可以知其人之賢否矣使守令皆能撫民天下何憂不治賞而勸之非濫恩也

(一)戊寅　上問近臣天下百姓安否左春坊贊善劉三吾對曰賴　陛下成德四方無虞盜賊屏息歲比登民皆安樂　上曰天下人民之衆豈能保其皆安朕為天下主心常在民惟恐其失所故每加詢問未嘗一日忘之三吾對曰聖心拳拳若此恩德之及民者深矣　上曰恩德亦非泛然譬如盧扁不施藥石疾不自瘳匠如公輸不施繩墨木不自正君如堯舜

無紀綱法度之施而曰恩德所謂徒善不足以爲政

是可恩也

上閱漢書謂侍臣曰漢文恭儉玄默周有之矣至於用

人蓋未盡其道初將相大臣迎文帝立之自代邸入

即位首拜宋昌爲衛將軍張武爲郎中令而在朝列

侯宗室大臣不先及之非所以示至公也有一賈誼

不能用至使憂鬱憤懣而死竇廣國賢欲相之以其

皇后弟不可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夫以廣國之賢

其才可任爲相何必私嫌乎昔此未有盡善人君之

於天下當示人以至公不可存一毫私意也

○八月丙辰　上御華蓋殿與羣臣論及治天下之道文淵閣大學士朱善進曰古者人主致治重在任人蓋擇衆賢爲耳目則聽視周乎四海任衆智爲計慮則利澤施於烝民今天下太平惟選任賢材宜留聖慮　上曰然任人之道當嚴於簡擇簡擇嚴則庸鄙之人不進當專於任使任使專則苟且之意不行然必賢者乃可以專任之非賢而專任者必生姦也是以任人爲難然人亦有謹於始而怠於終者亦有過於前而改於後者皆不能保惟終始如一者其懷忠報國之心堅如金石安得不任之若挾詐似信懷

姦若忠者決不可任也

○九月庚午　上御華蓋殿命文淵閣大學士朱善講周易至家人　上曰齊家治國其理無二使一家之間長幼內外各盡其分事事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既治達之一國以至天下亦舉而措之耳朕觀其要只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愛之恩嚴則無閨門之失善頓首曰誠如聖諭

○諭戶部曰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棄本逐末鮮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〻之女水旱無虞饑寒不至自什一之塗開奇巧之技作而

後農桑之業廢一農執耒百家待食一女事織百夫待衣欲人無貧得乎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在於禁華靡爾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遊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繡庶幾可以絕其弊也

○十月己丑朔 御製大誥成頒示天下初元以戎狄入主中國大抵多用夷法典章疏闊上下無等政柄執于權臣任官重於部族斷獄迷於財賄黜陟混于賢愚奢而僭上者無罪奸而犯倫者不問辮髮左衽將率而爲夷至元天曆之時雖稱富庶而先之制蕩然矣至順帝荒淫昏弱紀綱盡廢內之奸臣亂政外

之強將跋扈典兵者崇空名牧民者無善政仕進者尚阿附而輕廉恥讀書者重浮華而忘節行庶績不凝四民失序加以舞文之吏玩法于上豪強之家兼并于下事無統紀無定至一遇凶荒亂者四起蓋法制不明彝倫之道墜也 上嘗歎曰華風淪沒彝道傾頹自即位來以制禮樂定法制改衣冠別章服正綱常明上下盡復先王之舊使民曉然知有禮義莫敢犯分而撓法萬機之暇著爲大誥以昭示天下且曰忠君孝親治人修己盡在此矣能者養之以福不能敗以取禍頒之臣民永以爲訓

〇甲辰　上諭工部曰孟子傳道有功名教歷年既久子孫甚微近有以罪輸作者朕聞節命釋之假令朕不知之或致殞亡則賢者之後竟以微滅是豈禮先賢之意哉爾等宜加詢問凡有聖賢之後在輸作者依例釋之

〇十一月甲子諭侍臣曰保國之道藏富於民民富則親民貧則離民之貧富國家休戚繫焉自昔昏主恣意奢欲使百姓困乏至於亂亡朕思微時兵荒饑饉日食藜藿今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未嘗一日忘于懷故宮室器用一從朴素飲食衣服皆有常供惟恐

過奢傷財害民也

○丙午詔舉孝廉之士　上諭禮部臣曰朕向者令有司舉聰明正直之士至者多非其人甚孤所望朕聞古者選用孝廉孝者忠厚愷悌廉者潔已清修如此則能愛人守法可以從政其今州縣凡民有孝廉之行著聞鄉里者正官與耆民以禮遣京師非其人勿濫舉